



刘墉 著

请勿对号入座

小丁的穿帮秀

大师的困惑

小新人与大天后

大哥有请

不是猛龙不过江

快乐赛神仙的那一夜

诸葛亮出马

He ta shi jiu
as Leo
Mò bu shí jiù
nǐ zhā

机场罗生门

小陶的花花之旅

免费报道

小心刺客

口水变炸弹

情色攻坚事件

恶房客的故事

我不是教
你
作



九州出版社

刘墉 著

我不是教你
乖

④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不是教你诈.4/刘墉著. - 北京:九州出版社,2001.8

ISBN 7-80114-655-7

I .我… II .刘… III .杂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49321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01-2001-2538

封面设计:钟 嵘

责任编辑:程 军

我不是教你诈④

出版:九州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万寿寺甲 4 号)

邮编:100081 电话:68706018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河北大厂回族自治县第一胶印厂

开本:850×1168mm 1/32

字数:109 千字

印张:5.5

版次:2001 年 8 月第 1 版 2002 年 6 月第 4 次印刷

印数:38001-43000

书号:ISBN 7-80114-655-7/I·121

定价:12.00 元

目 录

前 言 请勿对号入座 1

第一章 小丁的穿帮秀 8

虽然称为时装秀，
但是愈不穿愈秀。

第二章 曹大师的困惑 24

这是一个“背书”的时代——
老公用地位为老婆背书；
老婆以美貌为老公背书。
父母以金钱为子女背书；
子女以成绩为父母背书。

第三章 小新人与大天后 34

吻着你的脚，拉着你的手，
看着你的脸；
搭上你的背，踩上你的肩，
从此不见面。

第四章 大哥有请! 46

三等政客打棒球，
偷带盗，滚带爬。
二等政客打篮球，
挡人路，揩人油；
一等政客打撞球，
一杆撞下满台球。

第五章 不是猛龙不过江 54

打不过你上面，踢你下面；
打不过你老的，踢你小的。

第六章 快乐赛神仙的那一夜 68

想进官服侍主子的人，
总得先去了势，净了身！

第七章 诸葛亮出马 84

被旅行团遗忘在车下的，
总是原来在车上最没声音的。

第八章 机场罗生门 98

蜜蜂是众香国中的“皮条客”，
收花汁的报酬，干淫媒的勾当。

第九章 小陶的花花之旅 106

窥见佣人偷吃，
只可咳嗽，不必大叫。

第十章 免费报道（故事一） 120

●
一撞回春的老康（故事二） 122

不怕战斗，怕缠斗；
不怕蛇咬，怕蛇毒。
不怕明枪，怕暗箭；
不怕雄狮，怕狗仔。

第十一章 小心刺客！ 132

咯咯咯咯咯咯，母鸡还在得意，
歎歎歎歎歎歎，鸡蛋已经下锅。

第十二章 口水变炸弹 144

自从莱温斯基洋装上的斑点差点整垮了克林顿，
每个男人都发现遗失精子比遗失金子严重得多。

第十三章 情色攻坚事件 154

今天我被你打败，马上跟老婆做爱，
明天生一堆小孩，看谁家比较厉害。

后记 恶房客的故事 164

前 言

请勿对号入座

如果倒退二十年,我出这本书,很可能被“请去喝免费咖啡”。

如果倒退两百年,我出这本书,很可能被“满门抄斩”。

所以,今天《我不是教你诈④》能够出版,我必须感恩,感谢这个成熟的社会,使我能说出心底的话。

我也感谢从小到大,在有意与无意之间“开示”我的人,凭着那些点点滴滴,我才能窥透这个社会。



小时候,读故事书,晋文公寻找他的功臣介之推,介之推躲在绵山上,避不见面,晋文公找不到,只好放火烧山,想把介之推逼出来。

介之推果然现身了,但不是活着,是死着,他背着他的老母被火活活烧死。

我拿着故事书问我父亲:“晋文公和介之推为什么那么笨?”

父亲一笑,说:“他们都不笨。”



中学的时候，我遇到一位很好的老师——名作家宋膺。由于他很会吹，所以同学给他取个外号叫“宋盖”。

宋盖盖得有时很过火，譬如他会唱作俱佳地说：“如果有人想跳楼自杀，你千万不能去拉他，否则他可以告你妨害自由。要救他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当他跳到空中的时候，你也跟着跳下去，拉他一把。”

但是宋老师也讲出许多一针见血的话，譬如他说：

“在一个团体里，第一等人的第一等意见，多半不会被大家接受，到后来被接受的总是第二等的意见。”

然后他笑笑：“这就叫民主，叫协调。”



大学毕业，我进入新闻界。那时候还是台湾的所谓“白色恐怖”时期，有一天，南部发生了大事，“上面”说压着、别播。但是隔天，有记者洗出一张“妇人跪地求示威者”的照片。

大概经过开会，认为“民气可用”，“上面”又交代：“用这张照片作文章，播！”



一九七八年，我到了美国，一边教书、念书，一边担任电视公司的驻美记者。

有一天，华埠发生大事，我带摄影记者过去，虽然一路抢

了不少镜头，却发现另一家公司的摄影记者从头到尾拍个不停。

“你用得了那么多画面吗？”我问他。

“我公司用不了。”他神秘地一笑：“但是有关单位要用，我得用特写，把每个人的脸都拍下来，再卖给他们。”

“是美国人吗？”

他没答。

“他们要用来做什么？”

“建立档案！”他白我一眼：“这都不懂？他们平时把每个人都建了档，到该用的时候，就可以用了。”



研究所里，我修的是历史系的“东亚研究”。

有一天谈到宋代罗大经说的“诛一人，所以全千万人”。意思是杀一个人，是为了使千万人能不被杀。

“如果这样，就算那个人是冤枉的，也值得杀。”教授说，“所以到了战争的时候，会有宁可错杀一百，也不能放走一个的情况。”

有学生表示不懂。

教授一笑，说：“你想想，放走一个，那一个可能造成千万人的死。你错杀一百个，如果也能把这该杀的杀掉，不是还最少能救九百人吗？换做你，你做不做？”教授手一指：“所以杀人安人，杀之可也；以战止战，虽战可也。”



多年之后，我初次回台湾，到个“地方”申请办画展。

本来展览都敲定了，只怪临走我谈到要应一位大员的晚宴。

“哇！那太好了！”负责人击掌道：“你请他写封信来推荐你。”

“何必呢？”我问：“不是都谈好吗？”

“哎呀！”他拍拍我的手：“帮个忙！给我个机会，让我跟他建立比较好的关系嘛！将来我的去留升迁，全得靠他呢！”

隔几天，他又来叮嘱：“请他秘书打个电话也成。”



搬到纽约长岛之后，我的邻居多半是医生，也就常听他们说故事。

但是最震撼我的故事，却是多年前，一个来自台湾的医生说的（我曾经在散文集里提到）——

一位妇产科名医，诊断出某妇人得了子宫瘤，要她赶快动手术拿掉。

妇人当然听从。

手术进行顺利，麻醉了，切开了，医生正要继续往深处下刀的时候，突然一惊，冷汗立刻冒了出来。

他举着刀，良久，没有动。

因为他发现妇人子宫里的不是瘤，而是个正常的胎儿。

“他可以装作没事，一刀，把胎儿拿了，然后在妇人苏醒时告诉她手术成功，肿瘤已经完全切除。”说故事的医生说：“既然根本没有肿瘤，当然不会再犯，将来病人一定感激他再造之恩。”顿一顿：“但是，这位名医没有那么做，他默默地把伤口小心缝好，没有丝毫伤到胎儿，然后在妇人苏醒之后向她认错。”

我永远不会忘记他最后那句话——

“结果，孩子虽然平安产下，他却被告得好惨，差点身败名裂。”

●

最近，我搬了家，院子里有许多树。

因为有不少藤蔓攀在树上，藤蔓的叶子遮住树叶，使树不得不长高，并且把枝子伸得长长的，好得到阳光。

所以那些树都长得又高又瘦。

“你们遇上好主子了。”我心里对树说：“我要为你除害。”接着用电锯咔咔咔，锯断了那些藤子的根。

没想到，藤子一死、一断，那些树因为少了藤子的“联系”，大风一来，倒了好几棵。

“怎么救？怎么救？”我去请教园丁：“我想救它们，反而害了它们。”

园丁一笑：

“如果那坏蛋已经存在太久，成为树林的一部分了，就算你要杀，也得慢慢杀啊！”



我常常站在院子里，仰望那些树，想园丁话中的道理，想我们的文化、我们的国家，也想那些曾经震动我心灵的人与事。

经过那么多愤懑、挣扎与省思，我写成这本《我不是教你诈④》。虽然里面有许多相当尖锐的题材，我仍然坚持一贯的写作原则——深入浅出，透过生动有趣，而且带有反讽的小故事，引出下面辛辣的议题。

那些故事常是成串的，由政治带到商业，由商业引申出我们日常的处世方法，因为这正反映今天的社会。

希望您能用“眼”看，也用“心”看。看故事的好玩，也看人生的可喜与可悲。

最后，我还要强调一句：这是寓言故事，欢迎您发挥想像，但请勿对号入座！

第一章

虽然称为时装秀，
但是愈不穿愈秀。

小丁的穿帮秀

“林小姐！麻烦你替我赶一套婚纱，明天上午就要。”

“什么？一套？”电话那头叫了起来：“你要我死啊？我再快也做不出来啊！”

“哎呀！哎呀！你等我说完哪！”小丁急着解说：“我不是要你真做一整套，只要你找两件内衣，缝上几圈蕾丝……”

“什么？内衣？你说内衣？”

“是啊！你不是总说你要创新吗？现在就交给你自由发挥了，愈新潮、愈暴露、愈好，中间要露肚脐，上面要露乳沟，下面三角裤，只要围一圈透明的薄纱就成了。花不了你两个钟头的啦！”

“可是我还得去买内衣啊！你要哪种？调整型、无缝胸罩？有肩带没肩带？扣子在前还是在后……”

“随便啦！不必特别去买，就拿你自己的就成了！尺寸？也没关系啦，就你那样就可以了啦！拜托！拜托！我明天开幕要用！”

“可以是可以！可是谁敢穿，我可不保险。”林小姐在那头笑：“告诉你，你可不能要我穿哟！”临挂电话，又叫了起来：“还有，你们欠我多少钱了啊？给你们做那么多，才拿到你几块钱，我都要破产了！”

“放心！放心！我们明天一开幕，钱就来了，不但还你，还多给你利息，成了吧！”



“她说钱给太少了，她要破产了。”小丁放下电话，对小美摊摊手。

小美哼了一声：“我们要破产，才是真的。”

可不是吗！自从顶下这间婚纱店，小丁和小美已经把所有的积蓄丢进去。小丁的岳母，一边把钱塞给小美，一边咕哝：

“你那个小丁行不行啊？那婚纱店，又小又不起眼，以前的人开不起来，你们凭什么赚钱？”

“凭我有新观念！”小丁从来有自信，就算刚听说不到两条街外，才新开一家特大的，小丁还是有自信：

“怕什么？他登广告，会宣传，我更会宣传。”



“你凭什么宣传啊？”小美一边为橱窗模特儿整理裙角，一边冷冷地说：“没钱啦！”

“没钱有没钱的办法。”小丁还是一副老神在在的样子：“我可以找记者啊！”

“找记者？”小美又好笑又好气：“谁甩你啊！”

“记者当然甩我，我明天开幕，办婚纱秀，请记者来采访！”

“婚纱秀，什么？你要办婚纱秀？”小美霍地站了起来，跑

到店中间，伸出双手：“就凭咱们这么三十平不到的小店，转都转不过身，你秀什么？”

“哎呀！”小丁过去抱抱小美：“你放心！我连模特儿都找好了。是训练班的学生，还不用花钱，只是答应她们将来结婚，我们免费提供婚纱。”

“完了！完了！”小美摸摸自己额头，又摸摸小丁的额头，转身，一边跑，一边喊：“你不要乱整了好不好？我们就放放鞭炮，简简单单开张就成了，好不好？”

“不好！”小丁居然斩钉截铁地说：“我就要大搞，而且已经通知了记者，还告诉了警察。”

“告诉了警察？”

“对！明天下午两点，准时婚纱表演，请警察来维持交通。”

“你请总统来看哪？”

“我请大家来看！”



小丁说的居然应验了。不到两点，已经有三家电视台的记者，扛着机器到店里张望。

他们只能张望，因为小丁的婚纱店，挂着布帘子，里面什么也看不到。

只有小丁听见敲门，出去拉开一条门缝，对记者说抱歉：“准时开始，模特儿正在换衣服。”

模特儿确实在换衣服，地方小，五个模特儿已经挤死了。

而且那些小女生还挑三拣四，说不拿钱，就是要漂亮，非挑自己最喜欢的不可。

于是麻烦了——

林小姐赶出来的那套性感内衣没人穿。

不是没人穿，是没人敢穿。

“现在不是常有内衣秀吗？你们连透明内衣都能秀，为什么不敢穿这一件？”小丁不高兴地问。

“喂！丁老板。”有个小姐用鼻子顶着小丁的额头说：“内衣秀是在大百货公司或是五星级大饭店，你是在哪里啊？你怎么不叫你太太穿哪？”

“我们这个婚纱秀的舞台是最大的，观众是最多的，你们看不上吗？这是创举啊！”小丁也叫了起来。

果然是创举，也果然轰动。

准两点，鞭炮声响，一片硝烟间，美美婚纱礼服店的门打开了，走出一串美丽的新娘，被临时抓公差的林小姐，将停在路边的车窗拉下来，把结婚进行曲放得好响。

那些白纱曳地的模特儿们，也就在这音乐中穿过街头。

两边的车子全停了，大家伸着脖子看，还有人鼓掌。

记者们站在街边拍不够，还有人爬高了，站在车顶上拍，拍什么？拍人群！

天哪！来了多少人哪？在这个南部保守的小城，几曾见过这等场面？有人说是集团结婚，有人说豪门嫁女儿，大家交头接耳：“哇！这是怎么回事啊！”

更精彩的是，当那五位模特儿，由马路这边走到那边，再